

出版序二

鄭傳軍

《死亡一吻》演員

昨天下午到了英倫的修爾斯（Chelsea），駭然見到巨大的銅製王爾德頭像打側躺在地上。頭像似是套上了中世紀虐待囚犯的鐵箍，讓他緊閉了口，額前亦好像綁了一個十字架，形象充滿爭議性。我除了好好地打側跟他合照了一下，未想到可以做甚麼。回家再細查之下，才知道雕刻家著意經營這爭議性，讓觀者好好體會和反思。

今天我能夠與同志愛人大模廝樣手牽手在倫敦街頭閒逛，前人流了不少的血和汗。當年王爾德並非一個英雄，而是一個犧牲者。如果硬要將他說成悲劇人物，只可說他恃才傲物，樹大招風。在初審當下，他可以有兩齣舞台劇在倫敦西區同時上演，氣勢一時無兩。相比起出獄以後，雖然和杜格拉斯再次一起生活，卻對著滿紙空白一隻字也寫不出來。這種社會虛偽道德審判帶給藝術家的損失何其慘烈？

回心一想，雕刻家將銅製的頭顱安放地上，正正是帶給觀眾布萊希特式的反諷和反思：「你們所尊敬的大文豪，也是這樣被當時的社會唾棄的！」擲地有聲，亦掌摑得痛快！

從《猥褻——三審王爾德》(*Gross Indecency: The Three Trials of Oscar Wilde*) 的重演跨步到《死亡一吻》的再讀劇，我更具體地感受到逆流而上、抗衡文化的迫切、壓抑、無選擇之中的選擇……在排練期間，角色對白「我決定留低！」與及演員自己「我準備離開。」的戲劇性拉鋸到今天仍然令我很煎熬。

人類最可愛的盲點是對將來的未知——無論是對美國國債、基金、指數，或是對日後世界的發展都一樣。有人對我說：「歷史的巨輪永遠向前推進。」那邊廂亦有人說：「『輪』迴是歷史用不同的形式重複著發生。」但我始終相信，除了奢侈地期盼平行宇宙產生不同的可能性，未知的將來總會帶給我們無限的期望。

共勉之！

寫於 2025 年末